

## 疫情之下中国诗歌的态度

## 编辑手记

诗歌,在这个全民抗疫的春天里,成为不少人表达情感的载体。不论是来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古诗温暖,还是“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必胜决心。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或许都觉得该记录些什么,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当几句唐诗出现在驰援武汉的战场上的时候,或许有许多人看到了诗歌的魅力,于是拿起手中的笔……连日来,我们收到了不少关于抗击疫情的诗作。他们中有专业诗人、白衣天使、各行各业的职工等。

那么,何为诗歌?是几句喊口号的表演,还是必须轰轰烈烈的情感演绎?哪些诗歌才能如春风细雨般滋润人的心灵?铮铮铁骨般记录历史?本期《家园》,邀请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中国诗歌学会副秘书长木汀、著名童诗作家邱易东、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孙晓娅,与读者一起探讨,灾难面前,如何写好诗歌?听听他们的答案:

病毒是无法用诗句杀死消灭的,但诗句可以歌颂面对灾难的勇者,批判懦夫。

从诗人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随便抽取几首打开,扑面而来的是中华民族的团结、不屈的斗志,看到了折射出来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态度。

戴望舒的一句“我用残损的手掌”,既表明诗人在国家危难之时个人命运遭际的悲苦,又成为诗人感受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方式,使个体的“残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在诗歌中,无论需要如何不着边际的想象,抒写的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黄怒波

——木汀

——孙晓娅

——邱易东

## 拒绝假感情和伪诗歌

邱易东

每当社会与自然的重大事件发生,人们诗“言志”,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

1938年8月7日,在延安所有的街巷,城墙、庙宇、甚至岩石、树干上,贴满了无数诗歌。这些诗短小精悍,铿锵有力,如烈火和弹药一般,同仇敌忾。比如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暴发,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罕见的重大灾害事件。在一级响应、封城、救治、隔离等一系列的紧张而又严峻的抗疫斗争中,自然,轰轰烈烈的诗歌洪流又铺天盖地而来。

可是,绝大多数作品,却没有如街头诗那样,让人激动,获得战斗的力量。这些作品,有的直接演绎事件,感谢“新冠君”,赞颂“戴上口罩的中国更加巍峨”,有的把病毒比为死神,比为妖魔鬼怪。“一个歹毒无比的,

新冠”。/它坑蒙拐骗,无不用极!瘟神、流氓、“新冠”!只是喊口号,消解和扭曲这场严峻的人与自然的斗争。

言为心声。在诗歌中,无论需要如何不着边际的想象,抒写的情感必须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必须是写作者在现实的生活和斗争中,被具体可感的事物所感动,激发出来的表达欲望。想当然地臆想比拟一番,然后直接说出想法,或者排列成亢奋的诗句,或者化为低俗的段子,逗人一乐,这样的情感还是真实的吗?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据说在晚清末年,有一位不识字的车夫,给母亲送葬,他一路哭喊着:“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听/如何不答应……”一位诗人听到,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最动情的好诗。的确,这样的声音虽然明白如话,却极其富有穿透力,直击人心,催人泪下,这是因为车夫一生的情感,都凝聚在这样血和泪的呼喊中了。向这位不识字的劳动者学习吧,要想写好诗,拒绝假感情!

## 苦难中捍卫个体生命

孙晓娅

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艺术,在苦难面前,从未缺席。置身苦难中,写作语境与写作限度不断发生变动,诗人们拿起手中的笔,记录、感怀、期冀、讽喻、抗争、警惕、批判……古自今,在苦难中生成的优秀的诗歌作品从来不是同一的面孔。

布罗茨基曾言:“文学的功绩之一,在于,它有助于使我们生存的时间更加个性化。”那些流传不衰的经典诗作都藉由苦难表达出创作主体的精神高度、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

上世纪40年代初,戴望舒被保释出狱后,以狱中生活为题材,写下《等待》《心愿》等诗篇,其中最感人深挚的是《我用残损的手掌》。诗人用属于心灵的“无形的手掌”,在想象中抚摸祖国的版图,战争所带来的残酷景象与记忆中祖国秀丽壮美的山河,都在诗人的笔端与脑海一一展开。他所“摸索”到的首先是战火中的中国现实,是被战争所摧毁的土地,沾满了“血和灰”的深重的苦难,而后是风景如画的家乡与祖国的山川自然,对于记忆中景象的书写,反衬着现实的沉重与艰险,以及诗人对处于灾难中的人民的关切。但是,戴望舒并没有简单停留在对于现实苦难的描摹、勾勒之中,而是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个体的期望。“我用残损的手掌”一句,既表明诗人在国家危难之时个人命运遭际的悲苦,又成为诗人感受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方式,使个体的“残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托尔斯泰曾言:诗是人们心里燃起来的火。这种火焰燃烧着,发出热,发出光。诗人是身不由己怀揣着“痛苦去燃烧自己并点燃别人的人”,他们捍卫的是个体的也是人类的生命书写。

2020年初春的中国,下了一场悲情的雪。恶疾如地狱中的飞沙走石,撕心裂肺,摧折柳枝。长歌当哭。全国的诗人们落笔哭春,向那些抵挡在死亡前线的白衣天使们致敬,歌颂英雄们的高尚心灵。

短短的日子里,中国诗歌学会收到近2000封邮件,4000首诗歌作品。《有的人活着》这首诗,一经推出,已有122万人阅读分享。由《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推出的这首诗的朗诵版,反响强烈,收听量超过50万人次。一批优秀的朗诵艺术家主动为诗人们的诗作配乐朗诵,为武汉加油,有情与义的声音增强人们战胜疫魔的信心。

首师大附小五年级的学生魏逸航在他的诗句中坚信“逆行者,一定赢!”当他向着遥远的武汉轻呼“我们不管你是天使还是战士,请接受我/一个少先队员的敬礼!”时,我们的双眼怎能不湿润呢?浙江诗人汪啸波写了一首哭泣的诗,在诗中,他悲痛地倾诉:“在这个寒冷的元宵夜/我为一位陌生人哭泣/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伟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

这是一首诗的挽联,清白、纯洁。发自心底的哭泣,是对生命崇高的审美。“此刻,诗是该掩面一哭?还是冲天一怒?我假若还有些风骨,就该凛然登高一呼!”诗人李松涛在大悲之中,以血性的诗句仰天发问,表达了诗人对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反思。在新时代,诗人依然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如果心怀大爱,手中就握着一支如椽大笔。在笔尖直抵人的灵魂深处时,一句句普通的诗句直接描绘出民族的风骨、时代的脊梁。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恨里了么?/死?

## 诗歌和诗人们的一次洗礼

黄怒波

哭泣,是对生命崇高的审美。“此刻,诗是该掩面一哭?还是冲天一怒?我假若还有些风骨,就该凛然登高一呼!”诗人李松涛在大悲之中,以血性的诗句仰天发问,表达了诗人对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反思。在新时代,诗人依然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如果心怀大爱,手中就握着一支如椽大笔。在笔尖直抵人的灵魂深处时,一句句普通的诗句直接描绘出民族的风骨、时代的脊梁。

“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恨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句钢筋铁骨的诗,是艾青先生创作于1937年的《煤的对话》的结尾。我们重读它时,怎能不为一个民族的战士在民族的灾难时刻决心以生命之火去争取自由和光明呐喊而动容呢?在中华民族的诗歌史上,永远璀璨而神圣的那些诗人们都是时代的在场者。李杜精神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传

承。今天,大众之所以对当下的诗歌写作者有诟病,就是因为许多诗人从中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课堂上逃学了。结果,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荣,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整天哭哭啼啼,自艾自怨,自暴自弃,撒娇要横。所以,面对重大历史课题和事件,如果失去了审美能力,写诗就是无效的。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一些诗人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他的《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的这句断言奉为圭臬,以此作为在重大灾难面前噤声收笔的理由。身为一个诗人,我带着这个疑问于2013年9月在德国的城市特里尔参观了一个纳粹集中营旧址。一个讲解员很愤怒地告诉我,二战后,德国人不敢面对这个可怕的历史,在很长时间内选择了集体遗忘,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随着在耶路撒冷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以及德国奥斯维辛大审判的开

始,德国知识分子才认真面对纳粹的暴行,德国人才开始反省。他说,就举这个集中营为例。曾经关了15000多人,没有一个人逃出去。集中营就建在一个村子旁。但战后,村民们居然都说不知道这回事。讲解员摇着头,我突然明白了阿多诺的意思。他真实想说的是,面对奥斯维辛,我们都是受害者,也同时都是旁观者和麻木的人。身为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写诗呢?

诗人们,还记得吗?与阿多诺同是纳粹的受害者和揭发者的德国诗人策兰,认为诗歌艺术不能回避大屠杀。他作为“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人,以高度的写实性在1945年4月创作了著名诗作《死亡赋格》。这是诗人和诗歌对反人类行为的审判,也是在重大历史事件和灾难来临时,诗歌艺术的作用体现。

新冠病毒是无法用诗句杀死消灭的,但诗句可以歌颂面对灾难的勇者,批判懦夫。

让人们的灵魂颤抖,让哭泣的悲痛坚强,让人们于虚无中看到希望。

所以,艾青先生说:“问题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在你怎样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角度去看世界,在你以怎样的姿态去拥抱世界……”

## 疫中窥罩

李茂华

在文化方面,不妨大胆猜测,这次疫情将是国内口罩文化产生和形成的一次转折点和里程碑,或许在这之后,口罩博物馆、文化园等口罩文化基地将会应运而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一语成谶。这种猜想的依据有三:其一,口罩是有精神的,小小口罩,不事张扬一身轻,严防病毒冲在前,奉献自己成弃物,彰显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其二,口罩是有历史的,口罩从一诞生开始,就与人类息息相关、命运与共,口罩的历史,是医学卫生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预防疾病、与病魔较量的历史;其三,口罩是有温度的,报纸媒体上关于口罩的报道铺天盖地,许多口罩背后的故事让人感动、让人泪目,有人在国外四处购买当地的口罩千里驰援祖国,有人自觉把专业口罩送给“最美逆行者”,还有许多“神秘人”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默默送去口罩,口罩早已不只是又轻又薄的纺织品,而是真与善、情与美的化身,折射出人间大爱、社会暖流,闪烁着熠熠的人性光辉。

口罩,就像一面镜子,“罩”出万千世界,“罩”出人情冷暖,“罩”出人格高低。口罩,这位“英雄”战士,为战“病魔”而生,他屡屡出鞘、一再亮剑,他的征程没有终点,因为他的征途是星辰万里,要护佑人类世代前行、生生不息。



第二场雨

不经意间,迎春花就吐出了黄芽,宅家日久的朋友禁不住开始了踏春的轨迹。看到朋友圈贴出的照片,原来那些充分享受阳光的玉兰花居然已经先行怒放,随手就赞了一回,并问询如今的春游是不是特别爽。

没想到友人淡然回答:就那么回事儿,和往年相比,真没有特别的感觉,倒是闷家时日长了,很是念想四川火锅,“不知道火锅啥时候重新开张。”

这神回复太南辕北辙了,让我难以和自己提出的问题关联。一个年过半百、味蕾残缺的老头,至于如此这般地迷恋川式味道吗?再说了,川菜(味)有那么诱人吗?

川菜好吃是事实!不是吗?朋友知道我出生蜀地,认真而坦诚地说。

作为有意识之始就接受川味熏陶和染色,并因之建构起美味知觉的人来说,他者对川式味觉的肯定本来是必须支持的——有很多年本人听到外省人这种由衷的赞誉,心中确实是有窃喜的。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有蜀地的故乡情愫,另一方面是想着自己从小就领享口福,飘飘然地会自己是幸福之人。

然而,在踏入现实社会以后,随着东西南北到处乱窜岁月的日积月累,尽管俨然固化了的舌尖记忆难以抹去,但我思想认识还是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升华:每个地方的食物自有各自特色,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说,“味道”追求第一的巴西菜肴,“最好吃”的论调固然为广大食客(包括众多的川外美食家)接受并持有,但我依旧以为如此这样的定义是不能归类到“事实”范畴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只不过是个体的口感叙事而已,仅仅是人们的观念(观点)之词。

怎么说呢?这里的意思当然不是指关于味道——想象一下,粤菜哺育的岭南群类多半不会认可川西美食甲天下的说法,而是说,舌尖感觉层面的优与劣,纯粹是主观判断,而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呈现。

以川味而论,我们说麻辣特色突出,这个无疑是明显的事实,但“好吃”与否的界定,的确不能当作“事实”来认知。就像辣椒,我们可以用叫作史高维尔(Scoville Units)的辣度单位来给出某一辣椒到底多辣的事实描述,越辣对味蕾越刺激可能也有事实元素,但越辣越好,或者稍微有点辣才好吃之类,无疑属于主观的感受,表达的是观点。

绕了点弯儿,其实我想说的不是美食的事,而是关乎“事实”和“观点”的认知判断。很多时候,人们(窃以为是大多数和我同处一个文化共同体内的)并不去认真解析事实和观点的不同,甚至认识到二者的差异。

换个命题。比如当气温超过摄氏35度的时候,人们说“天气太热了”,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同意这句话是事实描述,遗憾的是,这,真不是事实,而只是观点。只有当我们说“今天气温超过摄氏35度”的时候,这才是事实描述,至于在这样的高温环境里,你的感觉是不太热,还是太热,都不过是个人主观的不同意识观念而已。

而像前面提到的,菜肴的味道好坏,撇开味蕾刺激下个人的不同选择,即便是群体的认知判断,那也仍旧不是事实,而是观点,是主观体验。“川菜好吃是事实”实质上是不能成立的。

诚然,以哲学家对“客观事实”认知的执迷,或者还有对语言精准的偏执,“事实”的描述(判定)或许是不可能完备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仍然需要知道,“事实”是没有对错,没有优劣的。“观点”就完全不同了,它可能是正确的——无论完备与否,也可能是错误的,或者是有局限性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如若不然,一当以情绪化的对错思路看待事实,或者基于个人偏好,将观点与事实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对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及锁定在这些认知基础上的判断,很可能就会遭遇触碰南墙的困局。

老话说,他乡遇故人是人生一大幸事,我看有不少学问家拿这句话当“事实”来阐述,疑问是,倘若您遇到的故人是仇人,您真会觉得幸运吗?

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把事实视为观点,而是把观点当成了事实。



## 这也是战斗

张庆和

关于恐龙的灭绝  
据说是缘于一场温疫  
让不可一世的地球之尊  
消失得迅捷而神秘  
这是若干年前  
大自然  
早就向人类发出的警告和暗示  
——物极必反  
所有的主宰者  
都必须面对的严峻命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共识  
当“新冠肺炎”肆虐之际  
人们才选择自我隔离  
以静制毒 不躁不急  
向“侵略者”发起围攻  
一种别样的战斗方式

隔离是无奈之举  
也是一种启示  
不可一世的伟大人类啊  
为了健康和永久生存  
从现在起 就要  
收敛不该放纵的放纵  
认真地约束和规范自己

川菜好吃是不是事实?

欧阳